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六目錄

都察院三

僉都御史

凌漢　程本立

衆穆　祝暹

左鼎　文森

胡東皐　趙鏜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刻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六

都察院三

僉都御史

僉都御史竣公漢傳　　朱睦㮮

竣漢字斗南原武人也洪武十七年以明經舉至京師獻烏鵲論　上善之擢司經局正字未幾出知會稽縣以事逮繫久不決會浙江按察使陶晟入覲上知漢無罪爲晟所淹命還釋之與偕來既至拜監察御史巡按陜西疏陜西民病數事且言古人謂大夫出疆可有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臣竊以

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則不可苟許其專
恐啓大臣擅權之漸　上善之召其子賜鈔二百錠
衣一襲及還京師有德漢者遇諸塗邀漢飲厚報以
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金不
可受　上聞之嘉嘆擢漢爲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
都御史論議數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奏遣按事蘇
松因嗾御史桂滿劾其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未幾命
署吏部數月改禮部又數月　上憫其衰令歸田里
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都死葬京土　上許之命居
於私第歲餘徽誅起爲左贊善又歲餘復拜右僉都

御史尋令致仕漢入辭　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
也對曰先臣微在臣有後憂今微伏誅臣無憂故敢
歸爾漢有治才且剛方不屈故時人多忌之云

四途並用

論曰明興之初取材有四曰薦舉曰歲貢曰舉人曰
進士蓋未之有軒輊也當是時滄溟甫靖令明核士
罕舉進取往往摟之巖澤而貢之諸所黜陟多出自
上裁而時以薦起家者十之八九於是有明經方
正賢良孝廉之稱科目猶未重也其後海內無事農
服舊疆士稍稍修鉛槧之業應會者彬彬至矣是以
辟薦漸少而進士之科獨重蓋治久文盛亦勢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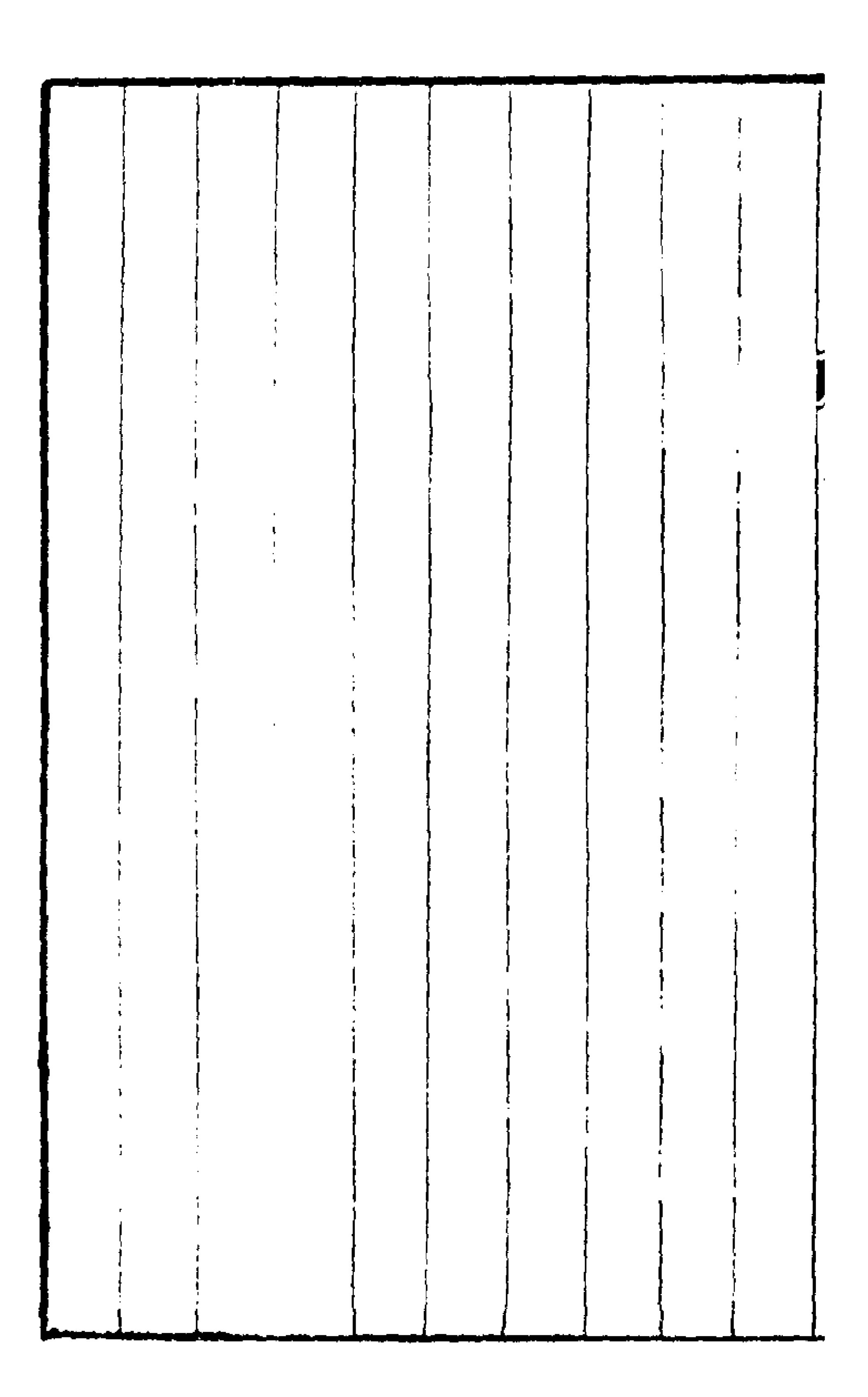
也嘗考　國朝以事功稱者多由薦舉如凌公董是也至於歲貢鄉舉尤顯著益不可勝數矣正德以來㽞惟薦舉不用即貢舉者尠登三事而事功乃不逮此非捨本取末之效邪於戲風俗欲其淳美教化欲其昭明四途之制必不可闕矣

僉都御史程公本立傳　　　　戚元佐

公名本立字原道桐鄉人其先徙自伊川少負大志居常念聖賢亦人耳人可學而至卽世俗以訓詁藻繪而窮心計以徇吾耻之不爲也於是聞金華朱克修先生固端士乃就學焉所造彌篤當是時元季溷濁亂君横政相屬不可捄正遂避居鳳凰溪上題其門曰巽隱欲以孤遁無名爲務終身丘園以快其志云　高皇帝肇新正統延攬賢士無虛日洪武丙辰公以明經秀才薦爲秦王府引禮見　上奉天門賜廐馬楷幣後改周王府在國危行不詭隨以媚貴戚

已而株累讁雲南馬龍他甸長官司吏目會死可伐人名煽誘緬甸百夷作亂南詔大擾公單騎入山諭之諸夷感悟歸順戊辰復叛西平侯沐英討平之既平英謂布政使張紞曰夷性變詐百相嚮也百相背也其服不足恃此其屬非有人以制之則行盜侵軼何歲不有非本立往為守禦恐不可於是以公為守禦公既被命仰天誓曰滇南一方民命屬我我當以死保之乃冒暑雨跋涉艱阻周行楚雄姚安大理鶴慶麗江永昌諸路勤勞撫輯束以情信凡九載治化大合夷俗晏然語自 明興立功六詔者公為稱首學

士董倫府尹向瑤薦公學行宜在　帝左右乃徵入
翰林纂修　高廟實録未幾擢左僉都御史建文三
年坐郊祀失儀從左遷江右按察副使以纂修未竣
未行時靖難兵至公與吏部尚書張紞輩俱自盡紞
前布政使也有司以死難臣籍其家家無遺貲時稱
清御史有與隱集行於世



右僉都御史㮣公穆傳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㮣穆字希文浙江天台縣人永樂丙戌進士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執法無私時　太宗巡幸北京　仁宗監國穆屢上封事以敢言稱陞福建按察司僉事瘞露骸之無後毀淫祠之不經者泉州進士調官廣西富民林肆慕民妻少美乃酖殺其夫而納之其族人訴於官所司俱通肆賂反罪訴者穆廉得其情遂正肆罪富民周允文無後以姪繼之晚而妾生子因析貲與姪以子及產托之周死姪謬言子非叔出逐之妾訴其故穆乃密處其子於羣

兒中歷試諸父老咸指是兒狀類問遂歸其產其餘理寃繩奸多類此民因目之曰魯鐵面正統改元膺人臣薦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命捕蝗於大名諸郡正統二年六月還京以疾卒遣官諭祭給舟歸其喪彧為人剛方廉介始終不渝歷仕中外二十年被服如寒士卒之日殆無無以為斂同朝卿士咸賻助之彧初被薦入院工部尚書吳中見其蕭然助以器用彧悉却之及卒中復具棺衾斂焉以彧之行可重也子崇志為吏科給事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

維風編

天台參中丞穆公登進士後還鄉杜門讀書絕跡謁請
嗣戒行還京有司具賻贐贈之固辭弗受或曰行以
贐禮也柰何拒之參公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
鄉里而先厲之忍乎嗣拜監察御史尋擢福建僉事
摧抑豪右無所顧避文敏時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
少貸文敏以為賢特薦於　宣廟遂拜僉都御史參
公歷仕二十餘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家
無以殮賴諸公卿賻始克襄事跡公終始若此於文
敏之知可謂亡負矣
論曰參公初第時即不忍厲其梓里如此其衷篤其

識遠哉嗣劉忠宣發解時臺司檄有司佐贐公念里中阻饑懇辭之心與祭公同窮覷其所不取達可知已祭公僉閩臬時法繩執政之家亦不少貸剛正不阿其自立者素也乃文敏故以為賢特薦之　宣廟此與文定之薦范令同前輩之為國為民無以有已如此按祭范兩公皆天台人人謂台人多呼噪有節槩其風自昔已然耶

僉都御史祝公暹傳

李濂

祝公暹字孟昭河南祥符人曾祖秀元國史編修祖天祥江西路總管父德銘隱居弗仕以公貴累贈中順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生而秀異好學弗倦治尚書爲郡學諸生之冠領永樂癸卯鄉薦宣德癸丑登進士第正統改元拜戶部主事時酋虜朶兒只伯寇西寧朝廷遣將擊之廷臣薦公材略可任特命公督理糧運處置有方餉弗告匱只伯就擒公之功居多未幾父歿守制還汴既免喪補工部主事居亡何復調刑部公明刑慎獄罔乿威富聽讞多所平反

聲稱籍甚九載考績擢員外郎錫之誥命階奉直大
夫封及其親尋擢郎中戊辰閩寇鄧茂七作亂攻陷
城邑勢甚猖獗　上命左都督劉聚充總兵官往征
而右僉都御史張公楷寔監其軍久之不捷　朝議
洶洶　上復命刑部尚書金公濂叅贊軍務率京營
精兵暨江西浙江等處大軍刻期會勦輿論咸推公
才望宜用之於軍旅　上命公綜理軍務隨師以行
公料敵制勝多所裨益明年巳巳斬茂七傳首闕下
論公行賞擢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理院事適北虜
也先犯京師　景皇帝卽位念保定等府爲畿輔要

地勑公往守其城公晝筴防守有障禦之功士民皆
按堵如故會虜遁去　上賜綵幣白金以旌嘉之復
予誥命進中順大夫推贈其親如已官用表忠勤壬
申　英廟復辟益勵精圖治百度維新乃簡拔才俊
布列庶位甚眷注於公而公以疾在告召還京師就
醫調攝竟不起時天順改元八月也得年五十有八
上聞訃震悼乃遣諭祭造塋域皆異數也公位不
滿德用不盡才君子惜之使天假之年逢時柄用必
有大施為以顯於斯世民之大幸也顧位止僉都御
史而殁且絕其嗣冥冥顯著於是乎不可知云

於沭普邑祝公之歿也殆百年家世衰微其遺事莫有傳者余雅慕公之為人欲為之立傳詢其履歷政蹟僅見一統志所載大略而已嘉靖丙戌余免官歸沭弗揣寡闇惓惓以表章鄉賢為己任數向其家求之弗可得壬寅秋七月邂逅鄉進士陸生東屬其訪之越數日陸生走告曰昨聞祝公塋域中有墓表刻石竊意必悉其平生亟策驢造其下而刻石為土所瘞乃假鍤掘空盡露其刻而剔壤讀之於是祝公之履歷政蹟槩可考見時秋暑孔熾陸生立日中鈔錄以歸其好古懷賢之志可謂篤已余拜受披覽如獲拱璧遂隱括其事而為之作傳如右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鼎傳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鼎字周器江西永新縣人幼穎悟讀書輒能通大旨正統壬戌進士擢監察御史出巡山西時北虜寇邊鼎即爲戰守計虜知有備遂引去已而虜請和鼎上章言可戰不可和景泰中山東河南歲歉命鼎巡視所至勞來賑䘏民賴以安比還疏陳裕財用五事又言修政弭災十事皆切時宜七年擢廣東布政司參政未抵任天順初召還拜左僉都御史天順二年正月卒鼎居官清慎公勤卓有時譽惜其召還也藉權貴以進士論不滿焉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公森行狀

文徵明

文氏姬姓裔出西漢成都守翁始著姓於蜀後唐莊宗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諱時者自成都徙廬陵傳十一世至宋宣教郎寶實與丞相天祥同所出寶官衡州教授子孫因家衡山至鎮遠府君俊卿仕元季爲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六子長定開入國朝爲荆州左衛千戶賜名添龍次定聰侍 高皇帝爲散騎舍人後贅爲都指揮蔡本壻從之蘇州遂爲長洲人散騎府君次子惠字孟仁公之祖考也

考諱洪字功大仕爲淶水縣學教諭累贈南京太僕寺少卿少卿公娶陳安人生先君溫州府君諱林繼娶顧恭人寔始生公公諱森字宗嚴隨少卿公宦淶水受易於家庭少卿公致仕歸卒於家公年甫十八自奮於學誦讀窮日夜不休下筆爲程文儁發蹈厲不爲時俗陳爛語選爲縣學生稍試不利即屏居學宮益事研究三年不輒歸成化丙午遂中應天鄉試明年丁未中禮部試賜同進士出身又明年戊申

孝宗皇帝登極改元弘治詔諭天下公奉使歷山東鳳陽揚州[illegible]治諸郡尋以纂修 憲宗皇帝實錄奉

使採訪浙江事竣以病予告還弘治四年辛亥起告赴部授河間府滄州慶雲縣知縣慶雲地瘠民窮屬歲大旱公坐首召父老問民所疾苦咸曰歲旱民窮而督賦益急民亡且盡公曰而來吾且食爾無憂賦也即閱獄有以逋賦繫者立縱遣之乃上疏乞免田租戶部以撫按無奏不報公疏再上語加切卒免其半既而請賑於上官令列戶給之戶不過五斗公曰戶有小大槩給不均給之當以口賦或以忤上官怵公公不顧按籍占數計口而發仍禁所司不得雜糠秕以給由是民被實惠而上官亦不以爲迕會開輿

濟河役民甚衆公曰民饑且死何以出役走白於郡得減役視他縣獨得不撥郡又役之治道公亦白而遣之境故高舊無渠堰民視兩澤以田一遇旱則束手待槁公教民相地鑿塘蓄水以備旱而澇則洩之每行視野中屏騎却蓋親履隴畝持食一橐茗一器成當食不及頓次便憩樹下昏旦出入暴風日中而焦且裂弗爲止而度於禱祠曰靡神不索荒政之一事也因立八蜡祠修復龍王廟修築社稷縣厲諸壇而盡毀諸淫祠俗有所謂打旱魃者歲旱則聚惡少發新瘞屍基而鞭之或執產婦披髮坐而沃之曰淋

早慰公諭之曰在法發塚邪巫皆重辟若曹奈何蹈之因嚴爲禁絕縣嘗有疑患公摘得輒瘞而藏之或問故公曰野無青草異時何以自明既而 朝廷累遣使行驗民頼是免賦而他縣無驗坐累者比比雖重學校稍暇即詣學宮與諸生講解示以法程里社設學以教鄉民子弟導以孝友而勸州之有徐支亮者數世同居爲表其宅里他貞孝有蹟被旌與可旌而旌未及者咸勞以金帛撫其孤嫠嘗出聞有夜織者旦召其夫而勞之縣民故惰至是多勸而勤縣有養濟院而無廬舍爲構屋四十餘楹具井釜給薪爨

哺被以時不令失所縣比不登民流戶減而領養孳生馬如故公上疏極言不均之弊下兵部參會衆議得通融均給縣隸滄州州每役縣民爲斗級弓手夫皂之屬流傭轉輸轉日煩費民甚苦之公曰縣雖隸州然各有分土州安得擾縣之民白於監司罷之仍請下傍縣皆得視慶雲癸丑丁呂恭人憂丁巳服除改山東兖州府鄆城縣鄆城地雄民獷健而喜訐公至縛奸人數輩投戍邊徼一時宿蠹爲清豪猾斂戢不敢肆縣有德王府莊田歲輸子粒至府府官校每虐苦之至以鐵絙繫廡下榜笞之或賣所乘驢馬不

足償公言於監司請自輸於長史不可則爲征取貯
於公俾官校自取民得無擾會有詔減明年田租而
王府征輸如故公亟言于巡撫大臣得減輸如詔旨
因疏于朝極言王莊之擾不報富民緣邊儲出内爲
奸利公列櫝庭下令輸者書月日里甲姓名并所輸
自投櫝中過富民不得近又上供歲帛不問里甲大
小及民貧富槩徵之胥徒復漁取其中公以九則占
數而賦其直俾占帛以輸所省十五而輸復有羨民
咸便之境有西裏河舊通漕堙歲發浚卒專官領之
及築黃陵岡上流因罷專官而供調如故公請罷之

所司不可公曰上流既築則河不必浚管河官既罷則卒不必設所司不能屈卒罷之縣城久圮而隍堙不能蓄水糾工繕濬二旬而畢去城一舍有障水隄綿亘十餘里亦久就廢及是亦修復之又於隄口聚土以遏水衝凡所爲興革利害無所不盡而崇獎風俗激昂士類悉如慶雲慶雲倚山海而臨漕渠廣遠無防而鄆有梁山之險又當東平汶上壽張之衝皆號多盜盜白日遮刼不可迹公所至置民兵什五分曹更邏約遇盜併力掩捕而高懸賞格以勸勞之故盜出境內無脫者嘗被郡檄捕刼盜公讀檄默記其

失物他日獲盜逃詰之曰爾前盜其物安在盜駭愕即吐實果前劫郡中者蓋郡與真保定比壤盜出沒於此公識其方言耳有竊人瓢眾邏近其妻殺之求盜不得或得瓢於張乙土榻中執張至不承曰此故乙瓢也公詔其妻至雜數瓢令識之妻遑錯莫能舉乙瓢也遂引伏郡有趙小老兒者嘗邏近一僧知其盜也詈而逐之既而他盜以僧言誣趙為窩盜者公使趙青衣雜羣皂中問盜識趙否曰識之曰羣皂中亦有類趙者乎曰無也公曰果汝妄耳因釋趙不問先是隸卒攝逮鄉民畏漁苛往往逃匿不時得公受

牒札判牒尾令自持以往無不即至故事州縣圉夫卒用富人以便供需公特箚下戶充之皂則以鄰縣互易如制一切苞苴不得踰門嘗自啖糲食每歲儉輒停俸入家人或不能具饔飧以爲常在鄉三年巡撫使者交薦其才可大用十四年辛酉召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會吏部缺尚書大臣有賁緣求進者公疏力論之因舉宜爲吏部尚書疏劉大夏周經以進時營進者甚銳且有力或從中醞釀之謂是舉擾選法非所宜言遂下詔獄賴　上仁明容而不問十五年壬戌奉命榷木盧溝橋隨事錯綜不先爲程期而不

失常度召車徒給以符驗數勾稽限不得與門者通
隸卒無年大利富商大賈往往詭數規免或挾勢家
爲奸利公驗稅如制一切私書禁弗爲通尋監光祿
寺尤多緒正十六年癸亥奉詔河南清軍伍旣至命
所司各陳利病而興除之故事疏補士伍多株連往
往民不勝擾公惟稽赤籍非缺伍不輙追有匿丁壯
而以缺伍言者悉捕至抵罪弊爲之清會疾作上疏
乞告明年甲子還吳閱二年丙寅改元正德逆瑾擅
權用例致仕庚午更化再起爲河南道監察御史推
掌三法司事尋奉詔照刷在京五府六部各衙門文

卷正德七年辛未考績進階文林郎明年壬申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於時民方苦科駒賣駒徵銀及追賠倒死諸弊政公移文諸屬條列古今廐牧之法與今之利病所宜興革者太略言今日馬政除補足種馬之外上之所須獨備用一事而已豈有科賣徵解諸擾民之令哉柰何有司沿故習而憚改革以失事機援例變賣之文屬於途聽民自便之條束於閣妄傳點視而使期集之不暇虛稱拘剔以示科需之有名是致一牝常隨兩駒三駒之多而一駒或養三年四年之久羣醫牙販則請賣駒於官以謀撓法吏書庫

役則請收銀於官以遂巳私不知官賣之際多估則買者賠販而虧收愈受其殃少估則賣者虧損而市井共饕其利負欠或遭勢豪之手徵求難免捶楚之刑甚而官吏私相貿易而馬於是乎併去矣此賣駒於官之弊也官收之時法重有秤頭之積出軟閥有火耗之羨餘夯票有紙筆之需伺候通攬先之賂甚至上下轉相交代而利於是乎併失矣此收銀於官之弊也況名雖補輳備用而全科併派之數實不開除陽雖變賣不堪而倒失虧欠之逋陰加併斂凡所言皆切中當時之弊在太僕三年綜核財正下享其

利而上蒙其成乙亥考績赴京道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尋給誥命進階中憲大夫贈考爲南京太僕寺
少卿妣顧氏繼妣呂氏俱恭人於是公在仕途三十
年年五十有五矣會有小疾遂上疏乞休有 旨俾
回籍養病是歲正德十二年丙子也越六年辛巳
今上踐阼廷臣先後薦公老成可用皆不報又五年
爲嘉靖乙酉五月以疾卒於正寢寔公所建文山忠
烈祠之右公平生忠義自許雅慕文山爲人以先世
嘗與通譜且嘗建節吳門有功德於民因言於 朝
得列祀典卽居建祠俾子斗主之吳之有文山祠實

自公發之也而公竟易簀於此豈偶然哉公爲人精悍英發激昂負氣義而執法弗橈意見所在必達其志初奉使至鳳陽邂逅二貴臣行禮稍不如制一中官尤詩謾公執故事不少降必使引伏乃已蓋其初筮爲小官已能抗捍權要如此及按河南中官劉鄉貴橫尤甚懷誤侵官無所不至一時藩臬諸臣脅息顧旨莫敢出氣公檄有司謂事有統攝法不可奸苟事涉我而移文非我出輒承行必劾弗貸趣令示劉劉爲之斂戢其爲縣時與上官論事亦皆直前不顧或不聽必疏論之戶部著令下州縣驗田高下以稍

水旱公謂壤有㙛遷農力不齊胡可一槩限列又欲括縣金錢以足上供公亦不可曰與其他日發內帑以救饑饉孰若今日存府庫以備緩急皆極疏言之不以有成命但已既在言路益得盡言然必執大體不為抉摘細碎所言皆明白直致不為回曲其論吏部尚書尤人所難非其人絕不與交晚節益堅定恩有所為及　今上收用老成人經中外論薦當路者且次第敘進公而公不待矣公問學精詣而不務博綜自少與先溫州兄弟自相師友及入仕即從學李文正公所得甚深賦性高朗視一時名家若不足為

其論著必法左氏鑄詞命意精鍊峭拔不劇致不已然不苟作亦不輕以示人人無知者晚歲悉棄不復爲曰大丈夫乃復區區佔俾間耶其意欲以功業自見屬正德多故又不能隨時俯仰遂以盛年棄官家居其意蓋有待也而豈意其遂已耶自少貧苦然視富貴漠然無所動於中既貴不復殖產亦不治居第俸祿所入皆緣手散去家之有無一不問至於子女婚嫁待成禮而已不求備也惟雅好賓客客至未嘗不置酒治具草略亦不求甚設而情意懽洽藹然可親錢寧廖鵬用事皆嘗加禮於公公無所受造謁皆

不報有故人在當路與公論事公正折之又爲書詆訾其過不少諱其剗廉修正無所回折如此晚歲偃蹇不究大用殆亦以此而公不悔也惟公抱負閎偉志氣剛大屬時多艱不獲盡展而所施設僅僅見於一方太僕之任又在叅佐之列是其所有曾不少見於用而盛年奄棄明時有可惜者敢列其大枚以備采擇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公東皐傳　顔鯨

公諱東皐字汝登別號方岡世爲餘姚梅川里人入
國朝公之從太父諱贊及仲父諱日章者相繼登甲
科祖禮父暉並有隱德母柴氏公生而端重不妄言
笑六歳知向學其祖一日作内臺總憲四字進公而
命之曰吾夢汝爲此官汝必勉旃當有符應庶幾嗣
先世之駿聲焉公唯唯受之暨成童受三禮之學旁
究諸史百家至廢寢食孫忠烈公得公文而闕之爲
之擊節因請見公以其族女弟妻之比弘治辛酉領
鄉薦壬戌會試不第乃遊太學太司成章文懿公一

見輒器重之時與同社友夜分讀書有女叩門求宿
其友欲納之公厲聲不許友乃媿謝女逸去歲乙丑
中進士謝文正公雅知公問學俾就選庶吉士公以
未學辭之葢欲得親民官究實用也遂觀兵部政冬
仲淮揚纂修　孝廟實錄咨詢必周交際不苟丙寅
事竣復命逆瑾以臺諫召公公不就瑾由是怒公日
令人伺過不得丁卯冢宰許襄毅公廉公之操欲處
公北曹瑾沮之授南京刑部廣西司主事時流賊叛
黨逮繫公訊出其非賊者既而囚逸公訊囚獨全當
道咸嗟賞之己巳夏　孝廟實錄成有賚庚午署四

川司員外郎事辛未夏及三載考績書最封父樗菴公如其官母柴爲太安人尋陞陜西司郎中癸酉夏丁樗菴公憂喪祭盡禮丙子夏服闋改授南京刑部四川司郎中司寇戈公素知公剛明有幹局奏改公廣東司蓋南都訟牒是司最劇非公莫能疏剔也會有奸豪倚貴璫舞法者公竟以國典按之然立心平恕法無故入大司寇實倚重焉戊寅秋擢寧國府知府寧國處四山中多盜而民嚚於訟公至則急於鋤強扶善勸學興禮以維風俗 高皇帝念寧國實有饋師之勞詔免民田租收官田田租之半久而弊生民田

盡歸於巨室官權獨存於細戶公建議欲以官田之稅均於民田而官亦應民田之役如此則法旣畫一賦亦均平弊端永絕矣議旣上時不能用至四川劉公始歷而行之劉公刻平賦書以公之議升於卷首往設法不均致百姓有歲役於官無虛日者公乃檢正版籍更定大戶爲里小戶爲甲以十遞年爲一里以一里統十甲如浙中之法凡均徭歲一審編竟歲而代休九歲然後復役之並以丁田爲準寧國舊不養馬太僕丞陸槐惡其鄉人與之抗乃以鄰邑高淳馬匹分使宣城五縣養之公曰宜民自此罷於馬矣

疏其害令民金建等具奏於朝事獲已宜城有金寶圩横亘六十里土極膏腴歳入百餘萬石圩當天河之衝水溢輙況於河公親往相其便宜率父老修築之永無崩圮之患寧國據山爲城歳久不治公牒知宸濠將有異謀惻然與憂曰茲土乃關東襟帶城不完胡爲控扼爰度工修繕且大治戎械以待援守無何濠反陽明王公慮濠之遥取南都也移書倚公爲南都之援公曰濠據江右王公自能收之若趣兵留都吾當一面以擣其勢俟官兵四集賊可擒也已而濠攻安慶公將率兵扼其喉復聞濠返兵就擒乃止

嘗躬歷六邑民間有訟或就而聽之乃召父老延訪
民情申明　聖諭與士子講解經義稽飭行檢表彰
先賢旌獎節義刻禮記纂言六書本義韻補諸書以
惠學者寧國人士於是乎有興焉歲大侵民嘯聚索
餱糧至殺人公承當道檄捕其首請曰饑民瀕於死
爲亂情可原殲渠魁以示法足矣當道然之減死數
百人皆願自疏名於府牘改行聽役公又慰諭各遣
歸業南陵有惡黨號十老專脇持郡縣短長涇縣有
大豪橫虐鄉民豪盜爲患人爭欲啖其肉有司多爲
所誘莫敢動公下車即捕戮之行縣過茹麻嶺一

如作人聲奔號於前使卒隨犬所之乃獲其主牛者牛尚在捕之於是盜竊屏息境內晏然池郡有告妻殺夫者於御史屬公訊之婦訴盜刼殺不得其人公禱於神夢一小兒每足踏兩木而立公曰小兒爲童兩木爲林殺其夫者必童林也遣邏者察之其鄉果有童林捕之一鞫而得妻賴不死至今池人皆稱包拯公云公至之明年水災民饑官無儲蓄公多方賑之隣郡饑民咸來就食又明年鄰郡仍水災流民蟻聚宣境公又授粥施糜不憚勞勤凡活數萬人死者爲坎瘞之亦以萬計又明年大旱虔禱而雨歲大

縣民居災公親拜之乃反風火滅巳卯宸濠之變羣盜洶洶撫按又徵兵爲備明年　武廟狩于金陵饑饉師旅之際徵輸百出居民驚擾公料理鎮靜不遽升華故寧國視他郡獨安堵無患撫按聞于朝賜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以勞之嘉靖改元入覲考治行爲天下第一詔優奬之二年陞按察司副使整飭建昌兵備公至寧國六年廉靜寡欲一錢不取行槖蕭然無以爲道路資僚屬各以所積羨贖銀若干兩贈公公厲色曰吾豈以瀕行易所守耶峻却之且籍其數上于臺府請儲以救荒民德之男女挽留者萬餘

人公與涕泣爲別士人列公善政樹碑誌思八月之
建昌居蜀西徼山川險惡前此兵部多駐節雅州故
中官將領得以專制其地虐用其人因而作慝公至
以法約束之饟廩經費歲有常數官軍相安武備增
修番虜嘗入境遣指揮陶安等授方略殲之終公之
任番人無敢牧境上越巂有相公嶺山勢高聳石蹬
崎嶇兵行多有墮而死者且寇得憑險以拒我兵公
爲捐俸雇役平其道自是我兵得利用出入以禦寇
焉會城至建昌中有大渡水峽出而湍日僅一度而
不免覆溺公相其山迴水緩處移波其間日可數度

行者使之名爲胡公渡營以事歸會城道由邛隸外州流賊肆刼公呈撫按治之不忍遽加以兵令使者省諭羣賊賊素感公之德皆自歸其物盡散其黨則戍奔毋喪建昌軍民思公德愛相與圖像立祠水旱疾病必禱焉戊子銓曹扣缺以威茂兵備起公蒞任甫閱月西番耿阜搆亂勢甚猖獗巡撫唐公鳳儀檄督文武官僚連師擊之公首倡諸軍身親對戰斬首數百級獲牛馬五千器仗無筭阜由間道夜遁時居民脅從者千餘人乘敗逃歸總兵貪功謂公曰此輩已從阜亂若盡殺之得首級一千餘顆與俾功也公

厲色曰若輩非願爲亂者但被卓脅從而殺之與卓何異總兵悚然而止事聞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陞四川按察司使公言於唐公曰賊庶滋大以兵收之實難乃還茂州悉罷兵以携賊構得親信頭目二人捐俸金厚賞之諭以利害二人悟歸斫賊首以獻公撫其餘黨西人悉安事聞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既總臬事務持大體章善癉惡良有司恃以行志其無良者咸神明公不敢行其私庚寅唐公被召薦公自代疏至蜀撫巳有人矣時寧夏多事乃進公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既任嚴於馭將恩以撫士一

築邊墻

號令動訓諫嚴烽舉堞邊境肅然乃率萬騎巡邊周
觀形勢思懷永圖謀於總制尚書王公瓊曰寧夏自
鎮城至花馬池營橫亘一百八十九里實在虜地之
內藩翰不堪保障而賊虜橫入其中每勞師動衆巨
費不貲非築長城以捍之不可既協謀疏奏許之公
即身任其事督憲副齊之鸞親率士卒而城池之自
鎮城至花馬池營及河東河西鎮城南北邈邇賀蘭
山一帶及定邊營共延袤三百餘里皆挑築墻塹墩
壘置立墩鋪堡關及營房一千餘間以居屯種樵牧
將旱久土疎井泉難得公爲剗木接賀蘭之水以濟

甫八月大工告成先府虜入爲患不可屯種公旣築城乃移軍居之使開屯田教耕種由是軍食足而轉餽省矣寧夏官多軍少一官到任選軍二番更亂成規雜以各伍以至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一遇大敵往往僨事公上疏請革其弊編立司隊以本衛之官轄本衛之軍凡鎮總衙門跟隨軍伴俱於步操軍內撥用其教官經歷等衙門伴當俱於守民丁內派撥定爲額設不得越規上班則隨軍操練下班則跟官聽役一以均軍士之勞逸一以革軍官之奸弊自都指揮以下應名冗職又奏革百餘員至今冗費約而軍賴以

安公再疏乞休宰臣上言公履歷既深操持無玷居
方素有建明老成足堪重任照兹修築之功亦見爲
國之實不宜使之閑散　聖諭慰留以鄖陽缺撫臣
遂命之公又懇辭不允乃就焉鄖陽界荆梁雍豫四
省盜賊之窟也頻年旱灾流民誘賊爲刼公賑以官
粟遍走山川百源盡公所撫之地霖雨霑足歲大登
流民復業餘賊樂就招撫四省遂安公行部過鄖縣
有商二人負槖夜投宿于浪子山中酒家被縊死瘞
之其一人氣未絶覺有人提其耳明星至矣盍走訴
焉其一人自墓隙出遇公號寃盡得其狀捕酒家抵

罪裹人口其事癸巳廷臣會薦公明識治體諳練國
法堪任總憲召還京師貳都臺事公與左臺王公廷
相修明憲紀彈壓廷僚咸謂有顧佐風而頗忤于執
政者公再疏求去王公力止之公嘗謂爲政莫重農
事因禁天下宰耕牛長安市肆有私宰者牛舍刀直
犇虓犨跪伏爲哀訴狀公命捕其家鞫之坐罪如律
牛飼苑監爲太牢之用王公瓊聞而嘆曰胡公持法
不惟萬民以爲平亦萬物賴以爲命矣是年　天子
以建儲恩進階中憲大夫贈父爲右僉都御史母太
恭人明年留都太廟災公自陳求免准致仕家居不

總經世之心與鄉人講求利病輒身任之歲旱公袒
跣率鄉人禱於鄉之社數日大雨一境獲稔乃祖所
爲獨溪湖塘瀦水溉田一鄉之所天也日久而圮公
疏請修治高廣倍前而乃祖有永施焉境內運河數
十里淤甚公疏使復通潮汐轉輸者賴之築海塘白
沙路二十里以通耕牧而兩旁河溝蓄水斥鹵之地
遂成膏腴諸凡興作公必往求勸率不少休逸故人
總其勞而事易集居六年臺院寺部交章上薦藩臬
郡邑之大夫政有因革皆就問之方期其復起而大
用己亥夏星隕雨血于庭槐棘盡槁六月十三日寢

疾考終命享年六十有八公性直忠誠身履方正事
父母孝處兄弟友居室家敬敦睦宗族有素侮公者
公顯人謂必報公視之坦然其人感媿守寧國時同
知魏浚通判江洵卒于官公致情而厚恤之使其妻
子有所歸撫鄖陽有武將以賂營求者公呼至諭之
曰貪必受汝賄矣刻必褫汝職矣非汚人則害巳汝
何為焉杖數十遣之大冢宰唐公龍曰胡公此事甚
痛快人心然非公不能也公又總內臺實輔臣張公
孚敬重公之宿望因首薦之欲公德巳公自朝會與
衆同見外未嘗一私謁之且有所囑亦不受焉或諷

之公曰吾生平不能媕婀以與人兒爲朝廷官其去留任朝廷耳而阿屈以求容所不爲也張公因慨之會公自陳從中准致仕人皆以此少張公之量而直公之節云公自奉甚薄雖登華要一如布素疏好珍異物一不留心宅無樓臺房無媵妾田不滿頃九子共之姚之仕宦而清貧如寒士者獨公與副都御史宋公冕府尹胡公鐸時號爲姚江三廉云

趙中丞方泉先生鏜傳

丁元復

中丞先生趙姓諱鏜字仲聲別號方泉浙之江山人趙之先爲宋商王元份後裔靖康間武略將軍善孚者以扈高宗蹕南渡始家邑西鄉之竹和元之季有友三公徙居泉塘號泉塘趙氏宣德朝有諱同鵬者治經質行慕晉陶元亮風節自號種菊老人生子思湯貢入太學任瑞州府經歷有能聲思湯生志謙志謙生平海衛學訓正夔正夔生泉塘翁鳳山即先生父封柱史者也代以文行著稱而仕不甚顯乃正德癸酉四月七日寔生先生生即岐嶷聰警不類常兒

平海公奇之曰趙之昌其是見乎稍長授博士弟子業誦輒能記窮晝夜不休為文纚纚數千百言立就平海公大奇之遣之莆陽師事林暢齋先生暢齋既傳經名家而莆為士淵藪先生切劘師友搜閫奥悉其源委文益神采振發不作經生套語試輒屈其行嘉靖丙午赴棘闈試主司亟賞嘆之曰不意寸晷中有此奇作也拔高等丁未成進士仍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改授河南道御史督長蘆鹺政時畢輿需鹽課甚急人謂先生儒者未必稱而先生悉心經理尋究弊源逾月條上封事皆中肯綮老吏所不能及會代

改應天巡按愼舉刺勵風裁諸不法事以杜後惠文彈治之威名大振適南畿學政缺　天子以先生材望命董其事寔壬子四月中旬也時棘闈期迫就試者不下萬人而分宜相方擅　朝政士之夤緣干請者一切峻絕之不爲動歲乙卯按江南益矢虔愼所命題皆人所不能期而品題讐校卽輿論所預擬者不爽尺寸今內閣瑤泉申先生穎陽許先生荊石王先生皆先生所深獎而首錄之者也其他布列中外展采錯事者不可勝數葢督學官之得士未有如先生多者丙辰秋以疾乞歸仍補河南道刷卷畿輔擢

順天府丞時府方缺尹諸務蝟集先生以臺臣夙望
飭典法繩之大府帖然無敢鬧出入者無何改大理
少卿民相率以不冤賀而泉塘公訃至矣先生聞之
輒不御酒肉晨夜馳還苫塊哀毀骨立丙寅服除陛
謄黃通政未蒞任會都察院缺右僉都御史部推鄒
公蘭谷先生副之　世廟謂先生材不次擢協理院
事先生既荷殊眷日夜奮勵思所以報　上爲條大
事以獻　世廟益器重之方注意大用先生未果
穆宗改元先生以舊臣移疾乞身歸鄉里杜門不問
外事暇則與一二親故徜徉文溪即石間取古人興

留義更號留齋居士先生兩朝舊臣磊落有抱負始與江陵相同年又同館人謂馳一柬道地立可　召用而先生不屑也曰吾奚敢忘　朝廷第非自重如吾志何嗚呼先生可謂加人數等矣性孝友篤至事封桂史及太孺人甚謹撫弟太醫院吏目月泉君曲有恩誼其他置義田恤貧族修家乘繫鑿皆有程度爲世標表非脂韋便身圖者可倫也所著有留齋漫稿趙氏家譜六卷行於世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六終